东盟文艺

统筹 ：寒川

第449期　泰国篇

组稿人：杨玲

悼念大兄

●亚文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是大哥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他对我们家帮助很大，我们时刻想念他，每逢冬至上山莊扫墓，在祭典双亲的同时，也会祭拜他。

大兄出生在农历正月，在农村的风俗，出生在正月的男孩叫派头，要在祠堂设宴款待族亲，最少三桌，没有钱也要借钱办宴席。

大兄天资聪颖，在我们家无人可比，一笔毛笔字写得很有劲。小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在补习泰文时，由北榄坡火车站职员，一对一教，四个月就会读会写。日本南侵，进入泰国，他买了一箱洗衣服的肥皂，一箱一百块，只要几十块泰币，被家中长者责骂，说从来没有那一家那一户买肥皂论箱买，来年市上肥皂缺货，没有货买。邻居都用草木灰表洗当肥皂用，我们家却可有用到战争结束。这时才知道大兄的高瞻远瞩，大兄知道肥皂的原料是植物油和苏打，都是战略物资，受到管制的，当时大兄才十四岁，没有经济来原，就敢果断决定，做别人想不到的事。

对父母特别孝顺，大陆那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远亲每逢过年过节，会寄批，汇点钱，代父母亲问候。六十年代，父亲不慎，脑充血跌倒，半身不遂，这是一种持久难治之病，本可以雇人帮助看护，为了自己早晚能看到，没有雇人，其劳累与费神，可想而知，十几年如一日，侍候双亲。

兄弟有四人，但当时容观环境不允许，这是弟兄深感内疚的事情，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父亲不幸逝世，大兄为他安葬在凤岗山庄。做了一口莊严肃穆的坟墓，有墓碑、祭坛、坪场，为前几代所没有的。

祖父的坟墓是父亲买来的田地，填高做成的土冢，没有石碑，高高的一堆土。听邻居说：一九五八年，大搞增产，深埋在原地，地表种稻，经过几次土地平整，现在已经找不到坟在何方。

对亲兄弟，讲究孝悌，一九四二年，日本南侵，没有中文书读，曼谷只有石龙军路西林羽民教授古文。特地接老二下曼谷学古文，因住宿寄人篱下，和年纪太小，读了半年得病回北榄坡，当时铁路被炸断，只能坐汽船，逆流而上火车只坐半天，汽船要乘两天，要在汽船过夜。

一九四五年，世界二次大战结束，他又接我和小弟到曼谷读中文，我进中华中学，当时的名校，弟弟则读他璘铃育群小学，两年后学校被封。

当我流浪回来时，我以为会责骂一通，当时没有听他劝阻，准备负荆请罪，没有想到他和大嫂，加上同乡的香港商人，一同到九龙火车站接我，真是受宠若惊，没有他，我这小鸟回不了窝。

大兄人到中年，体质差，免疫力变差，身上藏有的病菌就会做怪，他年轻时曾在腌牛皮的牛皮廊工作，很远就能闻到臭味，这是一种又臭又毒的工作，他年轻不懂着保护自己，比如带口罩、带手套之类。所以，我估计他那时已感染某种病毒，现在发作，得了鼻咽癌，医治了十几年，无法治好，在六十六岁那年时，痛苦的离开世界。

疾病来得快，来得急，没有时间培养接班人，使得人亡店也关闭。兄弟四人，曾经想到老了，能有机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坐下来闲聊。茶三酒四，能够好好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感谢老大对三个弟弟的爱护，老大的恩情数不完，现在看来只是梦想。呜呼哀哉！只能借用李商隐的诗句“人间重晚晴”改成散文“人间重晚情。”

（2021年10月20日完稿）

清明节随想

●漠凡

一年一清明，一度一追思！要不是亲戚来电，还真的不知道，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这么一个缅怀先辈、祭拜先辈的重要日子，我竟给忘记了！是我被工作“绑架”了，还是我一时糊涂？细想起来，真的有愧于先辈、有愧于“孝敬”的传统美德了。

匆忙中，我决定跟亲戚们一起前往金龙山庄祭拜祖奶奶。受“新冠”病毒所影响，今年的清明节，确实比往年“萧条”了许多。往年的清明节，一出门便是“铁龟烂路”，如今却是畅通无阻了。为了避开大白天的炎热，我跟亲戚们在晨曦初绽的时分便出发了。金龙山庄位于春武里府，距离曼谷市约莫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虽谈不上灵山秀水、风水宝地，但却也草木葱郁、地稀土贵。我心爱的祖奶奶就长眠在那儿，已有三十余载了。

在我的记忆中，祖奶奶身材高大，慈眉善目，说话声音洪亮，满头银发难掩其亲切与辛劳；善笑、会酒。在过去那个物资短缺、生活平淡无奇的年代里，为了让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祖奶奶曾有好几次带着子孙儿媳及物资，不远千里、舟车劳顿地从泰国回乡探亲，而那个时候，祖奶奶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在我的记忆中，祖奶奶对我家的帮助和关爱是无微不至的，除了温情和Money外，还有衣服、罐头、药品等。特别是那时被坊间尊为“稀品”的“五大件”——“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梅花牌”手表、“二十寸”彩电及“四喇叭”录音机，这些很“拉风”和增加“气场”的物品，真的使当时的我有资格“炫富”。但在我年小的记忆里，最喜爱、最难忘的还是祖奶奶每年必不可少的两次“侨批”，那可是亲情绵延不断的印记啊！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侨乡的潮汕地区，人们的生活虽不至于“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般的家庭收入，除了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田种地外，最重要的“家当”还是要靠养猪，即年初养，年底“上调”（卖给政府）。由于养猪是一年间的主要收入，故在那个时候，几乎每家每户至少会养一头猪，条件好的人还会多养几头。而我家的主要收入，除了养一头猪外，还有父亲每月三十多元的薪资（父亲在广播站工作），相较于别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了，主要的原因是还有“外援”——祖奶奶的“侨批”。每当年中和年终时候（春节前），祖奶奶都会“不失约”地从泰国寄侨批（寄钱）给我家，而收到侨批后，母亲总会高兴地多买些鱼肉菜，还有戈饭（近似炒饭），来敬拜“五谷母”神。

由于当时整体的生活条件很差，物资短缺，故要吃一顿“像样”的饭菜，还真的要等“时机”。记得母亲每次戈饭，香喷喷的味道总会透过窗口飘向窗外，那“饭香不怕巷子深”的味儿，令闻到者馋涎欲滴，直呼这一家又有“侨批”来了。也因为这样，母亲总会在敬拜“五谷母”神后，把戈饭分给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们尝试，让他们也分享一下收到侨批的喜悦。而年小的我，总会在菜足饭饱之后，期盼着祖奶奶多寄点侨批来，好让我享口齿之福，因而那个送侨批的叔叔，一直成了年小的我“关注的焦点”。

那时那事，如今回想起来，真的太可笑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每个有华侨的家庭，在收到侨批后，几乎都会像我母亲那样做，然后把“好料”及喜悦跟亲朋好友们分享。往事历历在目，那个贫穷落后、物资短缺的年代，潮汕旅居海外的侨胞们对家乡亲人的帮助和建设，实在功不可没。而众所周知、有着“跨国家书”之称的侨批，在其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真的是“路遥两地隔，侨批情意长”啊！海外华侨华人的家国情怀，在此可见一斑。

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后，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昔日那个历尽苦难、贫穷落后、曾让祖奶奶牵肠挂肚的中国，如今已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其短短四十几年的蓬勃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着实“惊艳”全世界。不管是市井巷弄的乡村建设、抑还是“港珠澳大湾区”等的城市规划；不管是“上天揽月、下海捉鳖”的国防科技、抑还是“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的经贸文化，都会让那些“瞧不起”中国、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瞠目结舌、惶惶不安。

如今，别人有的中国也有，别人无的中国照样有，这是祖奶奶时期所无法想象到的。那个时候，深知苦难的祖奶奶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能早日繁荣富强、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啊！而现在，中国及中国人民已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正昂首阔步地继续向前高歌猛进，为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目标而继续奋斗着。要是祖奶奶能活到今天那该有多好啊！

跪在祖奶奶墓前，看着石碑上祖奶奶那慈祥的照片，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似乎又忘记了今天是清明节。是的，千言万语，沧海桑田，该从何说起、该如何告慰九泉之下的祖奶奶呢？远方，传来了祖国“奋斗百年路，启帆新征程“的建党百年喜庆，家乡的人们已告别了那个贫穷落后、缺衣少食的侨批年代，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正沉浸在“火树银花不夜天，万里河山笑开颜”的欢乐的气氛之中。我心爱的祖奶奶啊！您看见了吗？您听见了吗？我相信，要是您今天还健在的话，那您一定会像中泰建交时那样，痛痛快快地豪饮一番，直到醉倒。

感恩您啊祖奶奶！怀念您啊祖奶奶！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天使情

●小草

看病回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曼谷拉玛医院（Ramathibodi Hospital）里的所见所闻不时在脑际回闪。医院门口车水马龙，医院的各类职工恪尽职守，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候诊大厅井然有序。若不是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真感觉不到当下是新冠病毒疫情的第三波来袭，泰国处在每天都有四五千人乃至于近万人感染，三四十人死亡的危难之中。

坐在候诊大厅里，看着忙碌中的医生护士，被他们雷打不动的职业操手和救死扶伤的精神深深打动。自打四月初到现在，曼谷人不得不再一次宅在家里，已有两月，很多店铺都再次关门停业，能在网上远程办公的人都足不出户，而这些白衣天使和医院里的辅助人员则必须要坚守岗位。每天早上6点，从事挂号、收费、验血、保安、保洁的人员就都要各就各位；8点，大夫们就开始接待患者了，这是他们的天职，是在履行其济世救人的使命！

我是三月份预约的患者，今天上午（5月28日）做空腹血液化验、胸透、心电图和看门诊。遵照医嘱，早上6点，我便到达医院；在门诊1号楼门口，有保安人员发放进入医院的蓝色即时贴标志；同时要通过体温测试仪的检测方能入内。一层大厅中央，已有不少人在座椅上休息，看来他们已经办理完看病的手续，等待就诊。

到收费窗口交完检查费后，便去验血。看着三张全泰文的检查项目单子，我一筹莫展，索性一并交给了抽血的大夫，请她识别验血的单子。按常理，她捡出验血的单子，抽完血就完事了。可当她发现我是外国人，抽血结束后，便热心地用英语给我介绍其它两个单子的检查项目，并告诉我都去哪里做检查，话语温和，态度和蔼可亲。看着她口罩上方那双充满友善的美丽明眸，我只感到心里流过一股甜甜的暖流，由衷地向她行了一个合十礼告辞。

胸透是在二楼，因为有X-ray标志，我很快找到了地方，加之人少，十分顺利。可是找心电图室，却费了不少时间，抽血的那位天使明明说在三楼，可就是找不到任何标牌。没办法，只好询问他人，东指西指，跑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问到一位医护人员，她带我到了一楼处的一个窗口，在那里贴着一张心电图室变更地址的通知，方知道在六层。几番周折，终于看到了心电图室的标牌，其登记窗口已站了不少人。

当把做心电图的单子交给护士时，却被拒绝。她用泰语做了解释，我没听懂，便请她用于英语告知。这才明白还需要一个排队号码和一张调查表。我顿时蒙了，不知道去哪儿拿号码和那个表格。就在这时，一位身旁的一位老妇人从登记窗口的盒子里拿了一个号码递给我。接着，一位年轻的先生拿着一张全泰文的表单来到我面前，用英语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告诉他是中国人。他便用手机的翻译软件把泰文翻译成汉语，帮我填了那张表。

那是一张新冠病毒感染情况调查表，除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还有三项：一是20天内你接触过隔离者吗？二是你的喉咙有不适的感觉吗？三是你是否失去了味觉？我对这位热心帮助我的年轻人感激不已，连连道谢！而他却只是摆了摆手，微笑地走开了。当然，由于他的口罩，我看不到他的笑脸，但那泰国男子特有的浓眉和乌黑的笑眼，已经证明他是一位帅哥，而且心灵与外表一样的美。

看着他的背影，我感慨万千，来泰国十年，要不是每每都有这么热心的泰国人帮助，我和老伴不可能决定在此住下来。是他们让我们感到生活在曼谷宾至如归，体会到佛国人慈悲为怀的善良和友好。而与以往获得帮助感触不同的是，在疫情严重，人人自危，谁都不愿意在医院逗留的情况下，这位善良的年轻人却出手相助，足足为我耽误了十几分钟。这期间，他想的是尽其所能帮助一个不识泰文的中国老太太，唯独没有自己。在与看不见摸不着的万恶病毒斗争中，他的助人为乐之举止，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泰国人的佛心与教养。

我把填好的表格、号码纸条和做心电图的单子交给护士，完成了做心电图的登记。护士让我坐在过道的椅子上等候，并用英语告诉我，因为我的序号偏后，可能要多等一会儿。直到此刻，我才松了一口气。

坐在候诊的椅子上，望着楼顶天窗外的白云，突然一阵心酸，一种孩子远离母亲的孤独和惆怅模糊了我的视线。到曼谷以来，从未像今天这么想家，或许这与疫情断了我回家的念想有关。若不是新冠病毒肆虐，此刻，我本该坐在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候诊室里。是啊，我已经两年没回北京，没见到我的小外孙桃酥了。越想心里越酸，泪水夺眶而出……

做完心电图，我来到2号楼，在挂号处呈上Kittiphon Nagaviros大夫的预约单，拿到就诊排号，作完辅助检查，等候就诊。虽然，这是我第三次来这家医院，但是独自一人前来还是第一次。头两次都是由泰国朋友陪着来的，自然也是我的泰中翻译，不用动脑子，一切听她的指挥便是。这次，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不忍心让她再来这个病菌集中之地，就没请她帮助。可她却记着我的就诊时间，只是她今天上午有课脱不开身才没能前来。当我电话告诉她，已完成各项检查，就诊顺利时，她连连称赞我的能力，并说：作为曼谷本地老人，她的父母去医院，都还始终要儿女陪着才行。朋友的鼓励，使我的自信心大增。

不过，本次就诊让我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是我的D-Dimer指标，从三个月前的2400，下降到1100。尽管，这离该指标正常值500以下，还差很大，但是，在其它指标都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数值对身体并无大碍。一年多来的精神压力，顿时解除了。

Kittiphon Nagaviros大夫是一位海归医学博士，人很帅，医德也很高，十分体谅病人的心情和经济压力。他耐心地给我解释本次身体检查的结果，要我不必担心D-Dimer指标这个值对身体的危害；要我回家后正常生活，不要乱吃药，观察半年再说。为此，我很感动。因为，以往看病，大夫总是建议我吃这个药或者那个药，哪次都不少花钱。我不知这是他一个人的品质还是拉玛医院的悬壶济世文化？因为，我的一位朋友曾讲过她姐姐，也是拉玛医院的大夫，给普通老百姓看病的原则，能不吃药的就不给开药，必须吃药的，就找那些能治病，且比较便宜的传统药，尽量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我颇有感慨地走出医院，给老伴打了电话，要他开车过来接我。

站在路边等车，很快一辆出租车就停在我的面前，开始，我装着没看见，可是那司机很执着，仍然停着不走。余光中发现，他在看着我。不言而喻，疫情以来，没了游客，他们的生意大不如前，这位司机多么希望我能坐他的车啊？！可我在等老伴。为了不再耽误这位司机的业务，我只好回过头来，对着他歉意地摆了摆手。谁知这车刚走，又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立刻向车里的司机摆手。看着他们无奈地离开，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老伴来了。一上车，他便问我检查结果如何。听罢我的叙述，他也高兴起来。并说，能有这个结果，曼谷泰华中医诊所周毓辉大夫的综合调理和活血化瘀的中药功不可没。

是呀，半年多来，我的身体在周大夫的调理下，体重已经回复，血色素也颇有增加，血压有所提高，精神状态也好多了。尽管D-Dimer指标有所反复，但能控制在一个区间内，也算是向好了。比起看西医，吃西药Vastarel效果好，而且安全，无负作用，也让我尤其感受到“中医标本兼治”的真谛了。

（2021年5月28日晚于曼谷巴黎岔）